PL
2463
Z6K46
1870
v9

RARY
OCT 12 1972

[redacted]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1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sishutier09geng

四書讀註提耳下孟卷之三上　耿埰手著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朱熹集註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 桮音杯棬丘圓反

性者人生氣成形。所禀之天理也。理亦賦。此是朱子正解性字非告子所言性字也告子言性只言得人生二字耳。若註言人生之天理卽仁義是也。杞柳柜柳桮棬屈木卽狀所爲賊意所爲字。若巵飮器匜浴器之屬包說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挈出告子主意貼上二句。單言義便是他以義之根。必待矯揉爲字而後成。貼末三句如荀子性惡之說也說者禍仁義之詞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

言如此。上截只是就他桮棬戕賊之爲。以難他人性戕賊之爲言如此非有別義。故註以言如此括包兩層語意。○先提言字則天下之人。次提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爲害性而不肯爲先註禍仁是義之意。貼率因字。子之言貼言字。而爲仁義之禍也。次貼禍仁義之面。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湍他端反

湍波流瀠洄之貌也。瀠洄者流不徑流。波不成波也。○決諸二句言湍水人性二句言猶字。

告子

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前言性惡。此言善惡混。故爲小變。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首句截斷。然豈不分上下乎。跌出上下字。下一句承下字說。末上節承上字說。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水無不下可知。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夫音扶。搏補各反。

搏擊也。躍跳也。顙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逆提下二句。點出水有不下。爲性字。搏激字著勢。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爲搏激所使。然爾。而使字。

逆其性耳。性以勢逆也。○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意。次節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爲惡意。末節非本無定體。破首節水之喻。而可以無所不爲也。定體字正是破他湍字之喻。見水之湍、可以任人決。性本善則不容任人爲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告子言性以人言也。註兼言物。則已含末節犬牛矣。之所以知覺氣之所明。運動者氣之所致。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指生字。生之謂氣。生之理則性也。朱子之言、約而盡矣。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

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與平聲下同

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上白字物之本色也同謂之白下白字人更之稱說也無差別也。合羽雪玉之白而同其白。此句已伏下合人與犬牛而同其性矣。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註此節然字起下節然字白羽以下四句仍是上句無差別意故不再註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預透下節意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補清語氣以節首無曰字也。若果如此。註斷然字則犬牛與人。合註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生同也其性皆無以異矣。同其生將同其性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若人性之所以異於物者。告子不察而孟子亦不言。朱子所云辯倒郎住

是也然外註正是代孟子言其所以異處。○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理氣兩字判性字生字之異下皆承此兩字申言之〕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陳氏謂上字上聲謂有形以上有形以下也性氣二字略讀斷〕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此言賦予之始〕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爲萬物之靈也〔帶繳物字此言成形之後〕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生字〕當之〔謂性〕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通前四章歸到生字〕縱横繆戾紛紜舛錯而此章之說〔指生之謂性句〕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

生氣。之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性理。之人與物異也

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代孟子言性善之實，破告子以氣言性之失。前質往聖，後俟來學。此性理嫡傳也。通書正蒙之旨，皆括於此。宜詳辨之。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爲性。承上生之謂性來。故言入本節。人之甘食悅色者圓其字義即其性。此句統說，下二項分承。故仁愛之心愛食愛色。生於內，而事物之宜可甘之食。可悅之色。由乎外。此上註完節面。此下則申其言之之意。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仁義即性也。今乃以食色之乘乎氣而動於欲者言之，則凡貪啍蹴之食、縱淫慾之色者，皆可以言性之仁。不惟昧心之德，而且昧愛之理矣。若其以食可甘、色可悅言義，則又食色全無限制，無

禮讓之食無男女之嫌恣以供人耳目則失事之宜而實昧心之制矣然告子此節意重義外故此下單承義外說去四節言仁只是陪襯義字非又論仁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内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長上聲下同

我長之我以彼爲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爲白也分詮前義伏下白長不同之案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與平聲下同

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雙領前言

為異字作勢。白馬白人不異。實註首二句。而長馬長人不同。實註次二句。是乃所謂義也。異同之宜皆自心出也。此上言以白喻長之非。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此上言長與長之有異。註完節面。則義之非外明矣。纖足章意。註於上四句即結明義字。於下二句又纖明義之非外。乃是旁斷白文所言之理。非貼白文語氣也。行文只宜作詰問虛與。義非外字且勿露出。方不得下節地位。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由甘食悅色而通之。○愛吾弟是陪說仁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由彼長而我長之類觀之。凡長皆長。是正說義外。

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耆與嗜同夫音扶

言長之承章豚。耆之貼本節、皆出於心也出於心則非外矣。包註通節林氏曰、告子以食食字是炙字之線。色色字帶說。爲性。故因其所明者食也而通之謂以耆炙之食通之。此便是看書行文活路。甲子年科考命題節首二句。採以此意作線。甚爲蔣文宗所賞。○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告子而不得其正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義內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炤問公都子、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暗炤下鄉人伯兄叔父弟尸等人。雖在外。襯說然知其當敬。此即心之制也。而

行吾心之敬在心之敬。以敬之。因時以敬之。此即事之宜也。則不在外也。此是朱子照下

〇〇〇文俱包入此三字內。行文勿太說盡以留下地。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

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長上聲

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括一節季子問。鄉人長二句、酌則一句、公都子答。敬兄

句及先酌句。而季子又言末二句。如此。承敬兄及先酌鄉人、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但爲在外之長所移耳。○此節不詳註、蓋以下節即是此節替身、孟子又註之矣、何需複註。集註之妙如此看

見及否。

公都子不能荅、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惡平聲

尸祭祀所主以象神。當敬之時。當敬之地。當敬之狀。○先註尸字。雖子弟爲之次註弟爲

然敬之當如祖考也。此時非弟也即祖考也纔到敬字。在位註兩、、、、、季在位弟在尸位。子

之、、、、、。公都子之言、○敬叔父乎、敬弟乎、仍是言之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季子伯兄鄉人誰敬之問、而移爲公都

子之問。曰敬叔父仍是公都子敬兄之答。而移爲季子之答。弟爲尸則誰敬。仍是季子酌則誰先之問。而又移爲公都子之問。曰敬弟。仍是公都子先酌鄉人之答。而亦移爲季子之答。一路過出。季子下在只位之言。則公都子在賓位之言。一湧而出矣。此與伐燕章彼如曰節同妙。○答是何有只在位故也一句可了然。必如此虛疊。蓋竆之以其所明而通之耳。

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

鄉人與伯兄時。即弟與叔父之時也。庸也酌之時。即弟尸之時也。斯須也。

制宜。

庸則敬兄。即同於敬叔。斯須則敬鄉人。即同於敬爲尸之弟。

皆由中出也。

當其庸。伯兄未嘗強我以敬也。而時宜敬。則行吾敬。以敬伯兄。即不嘗敬叔父。當其斯須。鄉人亦非召我以敬也。而時宜敬。則行吾敬。以敬鄉人。亦何異於敬爲尸之弟乎。仍是行吾敬三字之意。但公都子不能活變答耳。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耆炙之意。此章須玩其節奏層出處，中正純粹之理，而出以海市蜃樓之筆。文人好讀莊子，則不嗜孟書之蔵者也。○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略同。皆辯義內。皆反覆譬喻曰白曰馬白耆炙白叔父曰弟曰尺皆借譬也。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之善而皆可以爲堯舜矣。告子不足責。二子從學門墻而倫有義外之疑。則性理之難明久矣。程子謂孟子有大功於聖門。以其言性善也。當於此篇會之。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謂蘇東坡、胡文定胡五峯也之說蓋如此。此一說言性之虛空也。不曰性善。

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

民好暴好去聲此即湍水之說也。此一說言性之無定也不曰性善。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

韓子昌黎也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以紂為兄之子判之而書稱微子為商王元子、則微子紂之庶兄也疑此或有誤字攜此題者宜以比干言紂為兄之子而以微子攜言之猶云有微子啓矣而且有王子比干微國名也子爵也啓名也。王子則見其為宗屬之親也。上文堯為君矣象性不善不以君之尊移也。瞍為父矣舜之性善不以父之親移也末段亦是言微箕性之善紂雖尊而且親而亦不能移之也。○此一說言性之有定也亦不曰性善。

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與平聲）

接入主位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

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下節惻隱等是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下節仁義禮智是也）

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夫音扶）

才猶材質人之能也（良能）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才跟性。性本然之理也才本然之氣也性既善則才亦善。才善跟性善。所謂氣成形而理亦賦也、人之爲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下節思字求字是也下一節只是串說性情才三字。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惡去聲舍上聲蓰音師

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四端已註上孟此章易辭讓爲恭敬故另註之。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括惻隱之心人句所謂情善也。人所固有。括惻隱之心仁也四句所謂性善也。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仁義禮智以下是反過才字耳思而求之即才也。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

求串承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括弗思以下五句。所謂才亦善也。此上註完節義以下則辨心字端字之異。前篇言是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重在識其緒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重在明其體。故言有不同耳。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好去聲

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烝。眾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貼下層必字。如有耳目此身所具之物也。則有聰明之德。則也有父子此身所接之物。則有慈孝之心。則也是民所秉執之常性

也。點性善還故貼下層下層也字故字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與情善只言孔子曰一層
而詩句己包。以此觀之。只以孔子之言作主。則人性之善可見。纔性善、而公都子
所問之三說皆不辯而自明矣。並纔三說○程子曰、性卽理也。此三字是
性善鐵案。理則堯舜至聖至於塗人至凡一也。性皆善、才稟於氣指出氣不氣有
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
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所謂能盡其才孔子所言下愚
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非性不善、才不善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
少缺一邊。論氣不論性不明昧其本體。二之則不是說箇性則理已具於人了。故不可分而二
也。朱子云氣以成形而理亦賦之。正是二而一之。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卽氣也、善

反之則天地之性即理也、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程子言性與才有理氣之辨、張子言才之所以屬氣、以才復性之功。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孟子言才単跟性善之理說、故無不善。程子言才則以載理之氣說、故不盡善。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爲才無不善。程子專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理也氣也各有所當。孟子言其理不雜乎氣者無極之眞也。程子言其理乘乎氣者二五之精也。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爲密、所謂備也。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孟子性善、程子性即理也之意。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程子身之、張子善反之之道、學者所當深玩也、此通書太極圖之旨也。一字不可忽過。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衣出於桑。食出於穀。歲豐故俱足。故有所賴藉而爲善。善節理義之事也。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爲暴。側重爲暴。以下二句、單承此句也、故將心字陷溺字納入此句不另註也。

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夫音扶麰音牟耰音憂磽苦交反

麰大麥也。詩言貽我來麰。則麥爲小麥矣。宜分說、耰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

之期也。磽瘠薄也。麰麥句、總提播種二句、言地同。樹之句言蒔同。浡然句言生同。至於二句則總承上文趕出熟同耳。上是一正。下是一反。總見同類相似之意。○不齊通貫上三項說、其地同、謂同種於地、肥磽則地利之異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即末節理義。　無不同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蕢音匱

蕢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爲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蕢也。聖與我同類。此句是一章之綱。龍子節是就凡同類中舉出爲屨以作証耳。上二句是龍子之言。下二句則孟子申釋之語。

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耆與嗜同下同）

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首二句總）提易牙句正㫏如使四句一氣連讀是反襯至於三句則又正結總言口者有同味耳故註但釋其意不釋其句○此節言易牙先得口之所同耆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即聲之成韻者）則天下皆以爲美也○三節註皆虛歇以留末節故曰收繳之地○此節言師曠先得耳之所同聽

惟耳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姣古卯反

子都古之美人也。有謂即鄭莊公所寵鄭大夫公孫閼也。姣好也。此節言子都先得目之所同美。

○上三節言物類之同以証降才之同。此三節言人身之同。以引人心之同。宜另說。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即心之安處。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程子

子曰、在物為理(物理當然)之、處物為義○(時宜之裁制)體(理)用(義)之謂也孟

子言人心(一章)之線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得乎之實)

耳非有以異於人也(人心不陷溺則亦可後聖人而得之矣。豈有殊哉首六句是收上引下語不重故註)

(单釋下截)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

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直猶芻豢之悅口始得、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

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櫱之生焉、牛羊又從而

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

之性也哉(櫱五割反)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為大國之郊伐之者衆伐字是上一層之眼故失其美耳註節首至息為美乎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串說日夜有分而氣之流行則自日而夜一也凡物包心此句同下節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承伐字轉牧字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害之牧字是次層之眼是以雙承伐牧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此一節以山木之伐而又牧興起下節人心既放於前而又梏亡於後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

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好惡並去聲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卽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淸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放字是上一層之眼炤上節伐字註節首至爲美乎然其日夜之閒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淸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爲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此上先註正義此下影到山木點醒猶字如山木

既伐。以放字照伐字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以牿亡照牧字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註反覆之實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寖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顧節首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與人遠則不違禽獸矣。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長上聲

山木人心。正喻雙承。其理。得養則長。失養則消之理。一也。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舍音捨與平聲

孔子言心。心字逆提。操之辭兼動。則在此。舍之則失。其出入無定時

亦無定處莫知其鄉卽出入之鄉也亦字緊承上句如此註完節面此下則結正孟子引言之意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前二節以山木引起人心之易失末二節以山木引出人心之當養此下則朱子伸補養心之功也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兼動靜○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卽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梏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易去聲暴步卜反見音現

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點入喻意我退則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點喻意。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此節譬以生物之寒見見賢之日少下節譬以學弈之怠見信賢之不專然見罕亡之日卽王心不專之時則兩節本是一串說矣不必板分

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

意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爲是之爲去聲若與之與平聲

弈圍棊也數技也致極也弈秋善弈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集說云繳是弓絃援弓執弓也繳猶云搭箭非另有繩係之也○此節承一日暴之見王亦未能受其暴也○

程子爲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涵養之則不一偏於剛柔而熏陶德性熏陶之則益進於中和時不能用識者恨之此即次節之意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末節重心字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

然賢人易疎。則不願接賢士大夫。小人易親。則願親宦官宮妾。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此即末節之意。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以養心之不專耳。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舍上聲

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以比生與義皆可欲。而義爲尤重也。首節點出舍生取義至能勿喪句、皆是說義之本心、人所皆有。二簞節言其有之於危迫。萬鍾節言其喪之於晏安。末節則此較上兩節而嘆其本有義心而失之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惡辟皆去聲下同

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總註節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包賢愚下利害之常情⁝雙提所欲所惡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雙跌甚於生之義甚於死之不義。乃秉彜義理之良心。即章末本心也。此句是朱子補明兩甚字之實。起下兩故字。○心字在下。勿遽露。是以故字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不生則死。是以意。故於舍生外。配出死字。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

設使雙扣兩箇如使人無秉彜之良心。甚於生之義甚於死之不義。而但有利害之私情。欲生之情。惡死之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雙扣得生辟患皆將不顧禮義而爲之矣。雙結用爲。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

由其必有秉彜之良心。謂所欲甚於生所惡甚於死之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此上三節兩正一反。皆是申言舍生取義一句。故明結之。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喪去聲

羞惡之心言義。○此章以羞惡之端○註首二句。人皆有之。註次二句。○舍一單節。○但衆人汨

於利欲而忘之。含萬鍾二節。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註末句。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食音嗣嘑呼故反蹴子六反

豆木器也。嘑咄啐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反對賢者。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更賤於路人。不屑不以爲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註得失生死。見一簞豆所關之重。而猶惡無禮。雙註嘑蹴無禮也惡無禮弗受不屑也猶則承生死。○惡無禮是能蔑禮義矣。有寧死而不食者。縱上弗得則死。含下身死而不受。是其羞惡之本心。伏末節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縱上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人皆有之也。點明人皆有之。○此節、是皆有之證。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爲去聲與平聲

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之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之者、窮是平日常無。乏是一時有缺。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人所以喪之旨。節由此三者包註三項、註完節面。此下、則推言不能取義之故。

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申人皆有之。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

結此節之喪。○此節言喪之之由。

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

亦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鄉爲並去聲，爲之之爲並如字。

言三者總攝抑。身字。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指簞豆節。爲甚輕。先分提兩項，下方比較。

鄉爲身死猶不肯受嘑蹴之食，合註三。鄉爲句。今乃爲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合註三。今爲句。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此節合上兩節、申說衆人不能取義之故。本心之義。括註前五節。

○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總提。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括一簞節。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括萬鍾節。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鄉爲今爲逼出可已。亚示人以省察於斯也。○括末節。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心有形而德無迹。然德卽蘊於心之中。如穀有象而生意無狀。然生意卽寓於穀粒之內。至發萌則情矣。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爲此身酬酢萬變之主、包義而不可須臾失矣。反舍放心義者行事之宜。仁德無所不統事宜則分見各端。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爲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路、而不可須臾舍矣。反熠舍路。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舍上聲

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兩其字卽上節兩人字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此上註完節義。此下、註不再言義之旨。惑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所謂元者、善之長也。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字。觀道固非一端觀無他及、而已矣字。然其道正跌道字。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註完節面。下推節意。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上達者得其心德之全也。此段正說得其道之效。不然則昏昧靜時心放放逸動時心放雖日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此段反說失其道之害。故程子曰聖

人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註。此節之旨。講說不一。然竊意只宜遵註。蓋上文三人字。是寬說常人之理弊。末節則專指學者之綱要耳。蓋常人之放心而不仁也。多在私欲之染。而學者之放心而不仁也。即在學問之內。彼恃其致知力行。博稽勇踐之事。曰吾學問也。豈知不得其道。則學問之事。即皆放心之具矣。故切指之曰。道在求其放心。則凡所學所問。皆心之所在。即皆仁之所在也。仁在而義不外是矣。黄氏謂求放心即是求仁。然亦須轉一過說。乃圓。朱子云。心不違仁。則語圓而意圓矣。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信與伸同。為去聲。

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指物於用者也第四指無可用之實故亦無可稱之名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惡去聲

不知類言其不知輕小體之指重大體之心之等也、心不若人謂不若聖人之先得不若賢人之勿喪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身兼內外。內心也外體也養兼動靜。愛以心言。養以事言。思則有以全其愛而善所養矣。○上章言惡此章言愛。上章以身比心。此章以物比身。皆以易知者悟之也。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兼下文大體小體。固當兼養。上四句以愛字引養字、重養不重愛。故註单以兼養包註上四句、、意。然欲考其所養单貼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賤而小。重貴而大。而已矣。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賤而小者口腹也此章小體以口腹言。炤下文飲食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此節正是

者善不善而取之於已也。貴賤小大皆已之體。以小害大而爲小人。即養之不善也。不以小害大而爲大人。即養之善也。末二句不言貴賤。蓋大小已包貴賤也。

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焉。 舍上聲。檟音賈。樲音貳。

場師治場圃者。古人場即爲圃。詩九月築場圃是也。梧桐也、檟梓也。二木皆美材也。樲棘小棗。一木非美材也。此下四節皆言以小害大之弊。此節以養物爲喻、下次以養身爲喻。總是引起飲食之人一節。以明養小害大之爲小人也。末節只是反喚。與上節仍是一意。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

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爲失肩背之喻。指小體中之尤小者。肩背小體中之較大者。皆借言也。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為去聲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下者也此章蓋為甘飲食而害心志者發故章意歸結此節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應節首尺寸之膚而已註完節面此下補足節意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

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此章小體以耳目言貼下節也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官之爲言司也。總釋官字。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指聲色。則亦一物而已第三物字指耳目。又以外物交於此物第三物字。其引之而去不難矣此上言耳目之所以爲小體也心則能思反貼耳目之官不思。而以思爲職。貼官。凡事物之來雖宜寬說然目見耳

聞者爲多。單靠見聞亦可。心得其職。正承官字。則得其理。如目明耳聰之類。而物不能蔽。看註如此反應則得不得。專靠耳目自是緊切也。失其職。反承官字。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兩其職其字指心。得其理失其理兩其字指事物。卽耳目之所接者。此上言心之所爲大體也。此二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爲大。點大體。若能有以立之。貼從其大體。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爲大人也。纔爲大人。反是則爲小人矣。末四句正應從其大體爲大人句。然此天之此。蓋本多作比。而趙註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比字於義爲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輿。謂天地。俯仰無垠。界也。人於其間。渺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爲三才。曰惟

心正心見心心爲大體。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

禽此四句統說從小體不能先立其大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閒抵隙爲厥心病

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此十二句詳說從小體不能先立其大

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此四句止言先立其大則小者不能奪。

荀子云心爲天君耳目爲天官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樂音洛

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仁義至善之理也以忠信樂之則德也可尊原天爵之由自然之貴則天爵之實也。此節分言爵有天人之異次節見古人兩得之三節見今人兩失之也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脩其天爵以爲吾分之所當然者耳。跌斷上句。另轉而字。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影要字。而自至也貼從字。

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要音邀

要求也應上節求字。脩天爵以上節而字劃開看。此節以字粘連說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伏甚字。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正點甚字。終必幷其所得之人爵亦字指人爵。而亡之也。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貴於己者謂天爵也。貴於己者全不關人，即良貴也。仁義而已矣。通章宜以仁義字作實據。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己而後貴也。其貴由人。良者，本然之善也。其貴本天。趙孟，晉卿也。晉六卿，而趙氏專權，故曰孟孟。趙孟亦竊人之貴者。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所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能賤之。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緻上句，已渡下節矣。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聞，去聲。

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於仁義之分量無虧欠也。願，欲也。應首節欲字。膏，肥

肉。粱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仁義跟德字。聞譽之令廣跟仁義字。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雙扣。皆所謂良貴也。纖章脉。○尹氏曰言在我者重。良貴之仁義。則外物輕。人貴之膏粱文繡此重則彼輕所以欲貴於已而不願乎人也。君子思之審矣。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水無不勝火之理。正註首二句。但爲之

◎◎照明通。不力章正義。則無以勝不仁。二句。包杯水而人遂以爲眞不能勝包不

熄二句。是我卽上人字。我字只作一人看。註中凡人之所爲有以深甚字。與助字。於不仁

者也。倒跌末句。

亦終必亡而已矣。言此人之心亦且自怠於為仁，終必并與其所為而亡之。通章只前詆為之不力一句包盡。○趙氏曰：言為仁不至而不反諸己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荑音蹄，稗蒲賣反，夫音扶。

荑稗一物。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襯美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正貼種美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荑稗之熟。連上熟字起下熟之。猶為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為他道之有成。補足正意卻到夫仁。是以為仁必貴乎熟

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本義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爲他道之有成也。陪說○尹氏曰、日新橫說事事合理也而不已、竪說時時合理也則熟。比而賦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彀古候反

羿善射者也。不僅在彀志猶期也。彀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善射不僅在法、而必由乎法。學、謂學射。學射欲學其巧、非僅學其彀也、而必由乎彀。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法字是正喻之主然後可成。總註章意師舍是則無以教、貼羿匠之必志。弟子舍是則無以學。貼兩

學者亦必志。曲藝且然本章之義。況聖人之道乎章外之意。

提耳下孟卷之三上終

四書讀註提耳下孟卷之三下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任平聲

任國名。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問也。以食色較禮。一章話柄。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迎去聲

不言何食何色。而但以食色較禮。則禮重之答。雖孟子無以易之矣。纔言飢死之食。而較以禮食之禮。不得妻之色。而較以親

迎之禮食色獨取其重而於禮偏取其
輕則其所言之失而屋廬子不悟也。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 於如字

何有不難也。答者應之也。答是何有語氣已直走到往應之節。
然不遽應之也。却翻轉來先闢他所言失輕重之
宜。而後往應之以平衡
之論。文法靈變之甚。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揣初委反

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猶食色之輕。岑樓樓之高銳
似山者至高喻禮猶禮之重。此先分提寸木岑樓以下乃跌出使字之勢。若不取其下之
平本。不揣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食色反重岑樓之反卑矣
禮反輕。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

鉤帶鉤也金本重而帶鉤小故輕句面喻禮有輕於食色者句意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句面喻食色有重於禮者句意○上節正喻任人之意此節反喻任人之意下節方承此兩節之意而明斷其言之偏也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翅與啻同古字通用施智反

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截括禮之輕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截括食色之重兩項分提以蓄取比之勢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此上三節先辨任人所言之偏末節方示以何有之答

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紾音軫摟音婁

此節宜抽去不揣本三節直接何有句。紾戾也謂反接而縛之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不得食謂飢而死。不得妻謂廢人倫。方切紾兄摟女皆重意。而以之相較則禮爲尤重也。寧飢以死而禮不敢紾兄。寧無妻以廢倫而禮不敢摟女。則仍是禮重而已。

○此章言義理禮事物食色其輕重固有大分。首一層兩言禮重是也。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第二層任人則於禮言其輕而於食色言其重。末節孟子則於食色言其重而於禮仍見其重。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

違禮以貪食色。亦未嘗膠柱而調瑟。絕食色以守禮。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舜之不告而娶則色重而禮輕。受所周以免死則食色重而禮猶重。凡此皆理有所當然也。若任人理外之言。則畏飢死而懼無妻。將決禮制之閑而無所不為矣可乎哉。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為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交多主孟子所常言。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句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既有食粟之體。則必有父兄有衣服言動矣此便是

交可爲堯舜之基。何也道已在是也。

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勝平聲

匹字本作鴄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爲鶩是也鶩音木家鴨爲鶩野鴨爲鳧、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任字之實。○通章只一爲字。下文孝弟衣服言動皆交之所以爲堯舜也。故不須假館受業。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去聲長上聲先去聲夫音扶

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不學而知良能不學而能自然之性也孝弟事也。性字、指出根柢。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陳註從孝弟說到堯舜見而已之意。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爲之點爲堯舜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閒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楊氏從堯舜說歸孝弟見而已之意但徐疾兩條近文只作引子。孝弟字不傍行字另發可也。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之行二行並去聲

言爲善扇。堯一爲惡扇。桀一皆在我而已。結到兩予字巳註完節意以下、詮所言之由。詳

曹交之問淺陋麤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閒多不

循理。推註淺言之綫。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見音現

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伏下之不篤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夫音扶

言道不難知。包若大路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熠孝弟。切歸字。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餘師之義。無不可師。餘師之面。不必留此而受業也。繳上節。受業欲師以為堯舜也末節知字歸求字。則示以為之之法。○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

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弁音盤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此下原小弁詩之所由作、括紀幽平事迹。天慘地暗。此垂涕泣之時也、毋得不怨。周幽王娶申后、嫡后。生太子宜臼、當立。又得褒姒、嬖妾。生伯服、庶子。而黜申后、毀夫婦之倫。廢宜臼、傷父子之恩。於是總承上案。宜臼之傅爲作此詩、謂小弁之篇。以叙其哀痛迫切之情也。註作詩之意。○哀痛迫切、註怨字。已伏下親親字、仁字。孝字、慕字、皆在怨字內。○此是朱子炤下文、並註怨字。高子則謂其怨親耳。

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

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關與彎同射食亦反夫音扶

固謂執滯不通也爲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小弁遭親之變與其兄射人等顧使其去涕泣而爲談笑是忘親親而不仁矣○有人於此此人字被射之人也下兩射之之字皆承此一人字兩己字則指旁人說○上兩喻一賓一主語義自明故不註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邶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曰自責便是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磯音機

磯水激石也。謂水見激於石也。水喻子。石喻母。不可磯言微激之過。影小而遽怒也。註不可意。○白文三層遞下。語義自明。故不註。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帶怨字來註完句面。小弁之怨不爲不孝也。我章意。○通章俱是言小弁之詩。不是言宜日之孝。勿誤。○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此乃戚字仁字慕字之根。當親而疏慶黜是也怨慕號天歸到怨字。是以小弁之怨

未足爲德也。結出小弁。○讀戍申之詩。平王且德申而忘親矣。何嘗戚親而怨耶。其傳爲作小弁。蓋愈疏而教之以親。談笑而教之以涕泣。此詩登之於雅。而黍離降爲國風。蓋宜臼負此詩之旨多矣。設宜臼解此。則誅申侯以復父仇。而正倫肅紀。周轍不東。而春秋不始於平矣。爲詩者以意逆志。則爲蔽小弁。曰可以怨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牼口莖反

宋姓。牼名。石丘地名。書將之楚。與下文將見楚王相應。蓋意先在楚也。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搆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說音稅

時宋牼方欲見楚王方將之楚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偶中遇合也

按莊子書有宋鈃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強聒不舍

疏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

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爲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爲名則不可也不可內使含罷兵於外而興兵於內息民之身而戕民之心亡國已兆於此意此所謂生心害事害政之言也孟子之知言此其徵矣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

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樂音洛下同

此節已說盡不可之義下節則又進之以必如是而後可也。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王去聲

此章言休兵息民為事則一總打兩節言罷三軍之師。然其心之本。有

義下節利上節之說利之說之殊。而其效有興下節負上節義字。上利字。之異。學者

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辨之則無遽騰口以說人。而當返己以正其心矣。○悅於仁則不忍興兵。悅於義則不肯興兵。以字是難辭。而字是順辭。仁義不應去而去。故曰終。利本宜去。故直曰去。相接字較以事字深一步。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任平聲和去聲下同

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為之居守其國也。處守字已伏不得之之案。則幣交而成享。儲子齊相也。為相字。已伏得之之不報案。但幣交則不成享。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幣交皆宜不見禮之正也。因其居守而見

季子禮之變也時文有以皆宜報作觀者非。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

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之。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爲其之爲去聲下同與平聲

言儲子但爲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配出其不季任。故輕之邪。見。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應幣爻。役用也。言書言

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上書言享與不享之殊以其不用志於享故也此句書自解曰不享之故。禮意卽志。

爲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徐氏曰季子爲君居守不得往他國。炤孟子居鄒。以見孟子之面。註上句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找首節幣交。結書言成享。儲子爲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炤處於平陸。註下句之面。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找首節幣交結書言不成享。○問意側重儲子。引書側重不享則末節亦宜側末句不宜平排。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先爲皆去聲

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爲先倒貼而爲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註人字照末句。民兼君民亦可。以名實爲後而不爲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自字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髡言

仁就愛上說。爲人愛人也。自爲愛身也。但意重愛人一邊。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惡趨並去聲

仁者無私心存於內者而合天理行於外者之謂趨者志之所向道者事之所由。此節仁者則兼心之德愛之理說。○夷若自為，惠若為人，尹又屢出於為人自為之間。然論其志趨，則皆心無私而事當理也。君子亦仁，豈切去不去說

楊氏曰 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爲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髡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爲也是髡意謂進處前譏去爲不仁此譏即不去亦未必有益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與平聲

百里奚事見前篇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華去聲

王豹衛人善謳聲有曲折曰謳淇水名緜駒齊人善歌出韻悠長曰歌高唐齊

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華周妻無考宜帶說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髡以此事。包三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爲賢也

又是髡意。層進處。上譏賢人無益。此譏孟子不得爲賢也

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稅音脫爲肉爲無之爲去聲

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此先叙仕魯事。爲不用引脉。齊人聞而懼於是以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此上是不用之實。君相皆有簡賢棄禮之失矣。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襯說行字。孔子曰魯今且郊

如致燔引入燔肉。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收前案貼不用是失之大者。郊又不致燔俎于大夫。結後案貼燔肉不至。是失之微者。孔子遂行。貼不稅冕句。○此上序上五句之事。此下入不知者至未。乃孟子議其事以見君子不易識也。孟子言以爲爲肉者固不足道。以爲爲無禮則亦未爲深知孔子者。貼不知者兩毀蓋聖人入乃孔子語氣。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貼不用。指受女樂事。又不欲爲伏爲字。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顯君相之大失。而以燔肉行。貼微罪行。其見機明決。爲受女樂則不用而可去。而用意忠厚。爲燔肉則以微罪而始行。此二句先申說所爲。固非衆人所能識也。貼未句。然則孟子之所爲。豈髡之所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前一層心無私而合理之仁。亦未嘗識賢也。第二

層不用賢則亡第三層以去爲不仁之言以賢
君子之所爲皆承賢說宜乎其言若是爲無益之言以世爲無
賢之言。○淡語
括盡通章竅要。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
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
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
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
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

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朝音潮辟與闢同治去聲

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賞由王者掊克聚斂也讓責也。責由王者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誅之變置之皆由王者。討者出命王者以討其罪而使王者方伯連帥。是一人常則長諸侯而爲方伯變則統六師而爲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王者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摟牽也五霸點明牽諸侯以伐諸侯句面不用天子王者之命也反上二條命字正罪之實也。自入其疆至移之言述職之事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補註巡狩綱目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

事補記述聘綱目春秋二句王者度諸侯以時省不重此。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歃所洽反糴音狄好去聲

按春秋傳穀梁僖公九年經云九月戊辰諸侯盟於葵丘傳曰何以日美之也。是歲周襄王元年也、

葵丘杜註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魯地也、之會。陳牲而不殺。不殺故讀書加於牲束之。

上。卽五禁之書置而加於生牲也。一明天子之禁。一語提綱禁字括盡五命。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修身正家之要也。包註三事之義。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送往迎來譏而不征之類。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一義。廢事也二義。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於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爲隄防壅泉堙水之源以利已。激水障水之流以害人。以專小利。利已承壅泉。病鄰國也。損人承激水。無遏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爲諸侯。邑。爲大夫而不告天子也。初命齊家之事。再命貴德之事。三命[illegible]惠之事。四命馭臣之事。五命恤隣[illegible]

之事。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長上聲

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順已見之惡。其惡有限。此無能之柔惡。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未萌之惡。其惡難測。此有才之陰險。逢君之惡也。○

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作春秋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本章只是言罪之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此段意重五霸。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

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其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爲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爲罪而反以爲功。何其謬哉。此段意重今之大夫然不若只用林氏意以五霸今諸侯今大夫雖皆有罪。而往者不可追。目前猶可爲。今諸侯果能悔罪於己。而又能罪逢惡之大夫。用賢良以翼天子。則功高五霸而續續三王矣。注意兩今字。亦自有見。五霸爲三王之罪人。此一句已斷盡一部春秋大旨。今諸侯今大夫之罪。則切指戰國。蓋孟子補獲麟後之春秋也。不是泛論。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慎子。魯臣。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以禮義盡於家。出事長上也以禮義盡於國。

用之使之戰伏戰字。也此節以利害言。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此下先敘事案。魯蓋欲使承前欲使。慎子伐齊點明齊字取南陽也並點明南陽字。

以下方順註。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戰善以不教之民戰。有功如此。包勝齊遂有句。

且猶不可。此節以義理言。自此至末皆發明不可之意。○不可者謂其違王制而不仁也。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音骨

滑釐慎子名、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

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北面而見曰朝。覲東西分列而見曰覲。聘三年大聘，比年小聘。有定期。問弔災恤患無定時。之禮，謂燕享之儀。錫予之惠。此段陪說。宗廟典籍、祭祀有犧牲粢盛。會同有庭實幣帛。之常制也。典籍受於天子。而藏之宗廟。故曰宗廟之典籍。五字連讀。○此段正說侯制。

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二公並提二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襯起。而其封國並貼魯封齊。不過百里、並貼兩節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補註兩儉字。見王制之無私。封建之不可踰也。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野地之大旨盖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自文虛嗚

集註

實說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

徒空也言不殺人並不煩一戰矣而取之也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不踰制。志仁謂心在於仁不殃民。宜串說志仁仁始爲當道引字爻

方以導之務則一心以專之也日而已矣

便見慎子爲將皆道仁外事也焉乎可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

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爲去聲辟

與闢同鄉與向同下皆同

辟開墾也。我能三句，是以富事君者之言。今之至節末，則孟子議其人與其事也。道以事言，仁則道之實也

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强戰是輔桀也

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我能三句是以强事君者之言。今之至節末，亦孟子議其人與其事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道與俗俱指富强說。一人行之爲道人人效之則成俗矣。由字無變字君字指君說。見民賊之足以危亡人國。而勿誤以爲良也。

…入國而勿謀以爲長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魏文侯時人。欲更稅法此二字一章之目。二十分而取其一分。此上已註完節義此下則註其立言之由也。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此上括史記原傳此下則朱子推其本此以立言也。其爲此論蓋欲以其術儉用之術施之國家也。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音貊

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孟子設喻以詰圭。括問語而圭亦知其不可也。貼答意不可在不足用下三節俱言不足用之故。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夫音扶

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饔飧以飲食饋客之禮也。

五穀二句見所入之少。以下三句見所用之少。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以君臣字含人倫而城郭宮室幣帛饔飧皆包其中。城郭等皆主君臣而言。亦人倫所維也。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無君子則尊承百官有司。

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因其辭以折之。人倫君子皆不可無。而君子則以維持人倫尤不可無也。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先提堯舜之道。以下輕重分繳多則桀。上段寡則貉。下段是已往之桀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然小宗是目前之桀貉圭則矯桀之弊而反爲小貉矣。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爲之築隄壅而注之他國。即以鄰爲

壑也。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過謂其失言。道者當然之理。自然之勢。禹之治水。疏瀹決排。其治屬禹。然不拂其性而順其就下。則

水之道也。禹但行其所無事耳。

順字連治字說。性字即道字。

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

壑受水處也。水之道意在赴海。非意在歸鄰。以鄰爲壑則必逆之矣。○此二節以順逆言。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惡去聲

水逆行者下流壅塞。即壑鄰者之所爲也。故水逆流。則曰洚水。今乃壅水以害

○冉之。○堯時洪。○禹治洪水以安天下。冉

人恰水。則與洪水之災。水之災。無異矣。與洪水以害鄰國。仁人

固如是乎。○此節以利害言。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惡平聲

亮信也與諒同。此處亮字則兼明而信說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亮者信於理而有必爲之志也。故雖利害成敗不能移之。○亮以心言。執以事言。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其道之得行。爲政是聽一國之政。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知去聲

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爲政之所尚。包三問。而樂正子之所短。包三答。故丑疑而歷問之。三問不同。故註之。○三問皆貼當世爲政所尚說。三否字皆爲喜不以此。非爲此三者非爲政所須

也。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

丑問也、

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去聲下同）

（此正言其所喜。）

好善足乎、

丑問也、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為政之至極者。）尚有餘力也。（好善則衆善咸集。衆務畢舉矣）

故優於天下。下文一正
一反。皆申此句之意。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音扶下同

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爲難也。○四海言其廣。千里言其遠。○告
以善則聞所未聞。匡所未逮矣。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
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
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訑音移 治去聲

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訑訑貌也。予既句言也。此言其
不好善。下則孟子申言其難於
爲治。指。指讒。先論互○申
也。君子士。小人諛。迭爲消長。勝之理。直諒多聞之士遠。士
止而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申人至。理勢然也。○訑訑是顏色。予
消。而長。既句是聲音。○

此章言爲政綱領不在於用一己之長強智多聞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千里來告。○總見相臣不在才而在量即大學所言一箇臣是也。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其目在下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爲行其言而就受女樂而不朝則去之矣。言弗行而去。○三段皆以孔子爲証。則此古字非三代盛時仕途之正也。仕行也。不仕藏也。仕出也。不仕處也。今乃獨以去就言之。蓋世無明良而委曲以冀吾道之行耳。至說到受周免死則就不成就去又不能去古者焉有

此仕途取舍。孟子不言仕而言去就。蓋心爲周衰之君子傷之矣。註皆以孔子爲証。故有微意。○此以道爲去就也。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適衛時靈有交際之禮。故與公遊於囿。公仰視蜚鴈而後去之。禮貌衰然後去。蓋禮貌爲行道之機。衰則難以望其言之行。故去也。

○此以禮爲去就也。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此節是決於去而不得不姑爲就者。君之於受周類於就。曰免死。則意在去矣。

民固有周之之義一意況此又有悔過之言一意所以可受。此上註可受之故。此下註亦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字、襯亦而已矣字之意。

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剔而已矣字。○此以養爲去就也。○首三句如孔子戹於陳蔡非就也。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閒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說音悅

舜耕歷山。此層含下苦心志五句。下五句版築等做此。三十登庸也。○此層含下動忍曾益而降大任。下五句舉字皆做此。註發字由己而顯說築傅巖版築武丁舉之舉字、○舉字由人舉之而用也。五舉字皆然。

膠鬲遭亂鬻販魚鹽魚鹽文王舉之舉字管仲囚於士官士官字[illegible]

舉以相國。舉字孫叔敖隱處海濱。海字楚莊王舉之爲令尹。舉字百里奚事見前篇。自鬻飯牛，秦穆公舉之爲大夫。○舜帝也。另提。下傳說膠鬲王佐也。夷吾敖奚伯佐也。分對。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曾與增同

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卽上節發舉。空窮也。乏絕也。拂戾也。言使之也天所爲不遂，多背戾也。○此畎畝版築魚鹽士海市之境遇。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義理之心道心也。堅忍其性也。人心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此畎畝版築魚鹽士海市之鍊磨也。○故字總承上節天字，提出主宰。必先跟上將字，所以承上必先。一氣遞下。皆所以申明首節發舉之由也。○此二節言聖賢由困而亨也。

程子曰、若要熟動忍

以熟其德。會益以熟其才。也須從這裡過。謂苦心志五句。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衡與横同

恒常也。猶言大率也。横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人字讀斷。此性字以氣稟言。上二節言聖賢也。常必有過然後能改。首二句一頭。下分兩扇申解之。蓋不能謹於平日。反襯然後字。故必事勢窮蹙之由。此困横以至困於心横於慮。然後。正貼然後。能奮發而興起。貼作字。不能燭於幾微。反襯而後字。故必事理暴著之自。此徵發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正貼而後。能警悟而通曉也。貼喻字。此節言中人亦由困而成也。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拂與弼同

此言國亦然也。亦由困而存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即世臣之謂者。拂士。輔弼之賢士也。乃新進之正人。○此言內有法臣。敵國句。言外有外患。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樂音洛

以上文觀之。聖賢之由困而亨。中人之困過而改。國家之由危而安。蓋生死之機決於此矣。則知人之生全。包成德改行安邦。出於憂患而死亡。包敗德毀行國亡。由於安樂矣。○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下句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首句總說屑潔也。不以其人爲潔而拒絕之。所謂不
屑之教誨也。次句亦其人若能感此。貼也者之氣。退自修省則是亦我連上
于教誨之也。故曰多術。○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
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illegible]下孟卷之三下終